

生活周刊

文丛

我们为什么



爱宋朝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

贾冬婷 杨璐 编著
Why Do
We Love
The Song Dynasty

回到宋朝，
重新审视一个
被误解的伟大朝代

海外借

中信出版集团



我们为什么爱宋朝

贾冬婷 杨璐 编著
Why Do
We Love
The Song Dynas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为什么爱宋朝：重新发现造极之世 / 贾冬婷，
杨璐编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7（2018.8重印）
ISBN 978-7-5086-8807-7

I. ①我… II. ①贾… ②杨… III. ①中国历史－宋
代－通俗读物 IV. ① K24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8921 号

我们为什么爱宋朝——重新发现造极之世

编 著：贾冬婷 杨 璐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75

字 数：142 千字

版 次：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8807-7

定 价：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倡导生活与知识生产

《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之际，为自己确立的定位很有想象力：一本杂志和它倡导的生活。

10年之后，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这本杂志做了一项挺有勇气的决定：用五期杂志的封面故事，做一个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纪念中国人民的奋斗与胜利。

媒体对历史进行报道，并不稀奇，甚至新闻本身也经常自我标榜——“历史的草稿”。只是，当时杂志已经运行10年，各项报道手段日臻成熟，这个时候，周刊独特的新闻方法论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是否有所贡献，以资证明自己存在之价值，才是挑战。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然不错；只是，这部草稿的构成，是无数需要重新整理的碎片（新闻）。既如此，我们的历史报道，在尘埃落定、草稿成型，历史事实被无数学者再三甄别，意义与价值日益分明，共识逐渐形成之际，可否反转回来，仍然将宏大历史“碎

片化”呢？——碎片化本身，是一种传播技术与手段。用这种手段让概念的历史“新闻化”，并借此重新回到陌生的历史现场。如此，宏大的命题在事实与细节背后，也在传播的快车道上，是双赢。

主意既定，每期抗战主题封面之下，我们以一个“七天单元”承载对当期主旨之“事件报道”，其间“每天”单独成篇，每篇单独立意。有结构的七个“碎片”——历史现场的“事件新闻”，构成了战争不同时期的意义与价值，也构成了历史的连续性。

其实，如果你有意将新闻或报道当作一项技术来研究，它也是常常会让人着迷的。

2005年，对《三联生活周刊》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创办10年之后，它开始腾飞。杂志的销售量，当年翻番，并由此走上长时段的增长之路。

为什么是这一年？很显然，我们被广泛关注的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是重要原因。那么，支撑杂志起飞的历史报道，其成功的内在机理又是什么？我们的新闻方法论，最终自证了什么？三年后，清华大学邀请我去做演讲，分享《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生产，到了这会儿，我找到了我们历史报道成功的原因。我们生产的不是新闻，而是知识。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伟大时代，与时俱进的知识，是稀缺商品。

所谓知识，简单说来，无非在对抗人类遗忘的过程中，比新

闻存活的时间更长而已。也许，很偶然，有些知识，还能存活得更长，成为常识。

在 21 年的时间里，《三联生活周刊》秉持着自己的使命：生产知识。这本杂志和它倡导生活，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论。

当然，生产知识，对杂志来说，是理想与使命，它是否达成，有待更长时间与更多读者的检验。如何检验？这份杂志自身存续多长，以及它与读者、时代与国家形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是一种检验；把杂志有价值的内容编辑成一本本书——最基本的知识的载体，则提供了另一种检验的可能。

现在，这些书，一本一本编辑出来了，它是否生产了知识，是否有可能更长久存续，且看时间的选择了。

李鸿谷

2016.7.31

目 录

文丛总序 倡导生活与知识生产 / III

宋朝热 回思

我们为什么爱宋朝 /003

追寻宋朝：士与器的黄金时代 /012

《东京梦华录》：宋代生活的时空门 /037

世俗之乐 风雅世界里的

雅集：理想化归宿 /059

书院：宋人理学传播器 /075

宋词：浅斟低唱中的都市创作 /093

宋画：神游山水林泉间 /108

宋茶：不枉人间住百年 /125

宋茶东渡与荣西禅师《吃茶养生记》 /140

宋酒：从《水浒传》里的酒文化谈起 /160

宋香：水沉春透露华鲜 /183

灵台湛空明：从《药方帖》谈黄庭坚的异香世界 /203

匣琴流水：琴有士子文人像 /225

《清明上河图》：繁华背后的忧思 /235

宋徽宗：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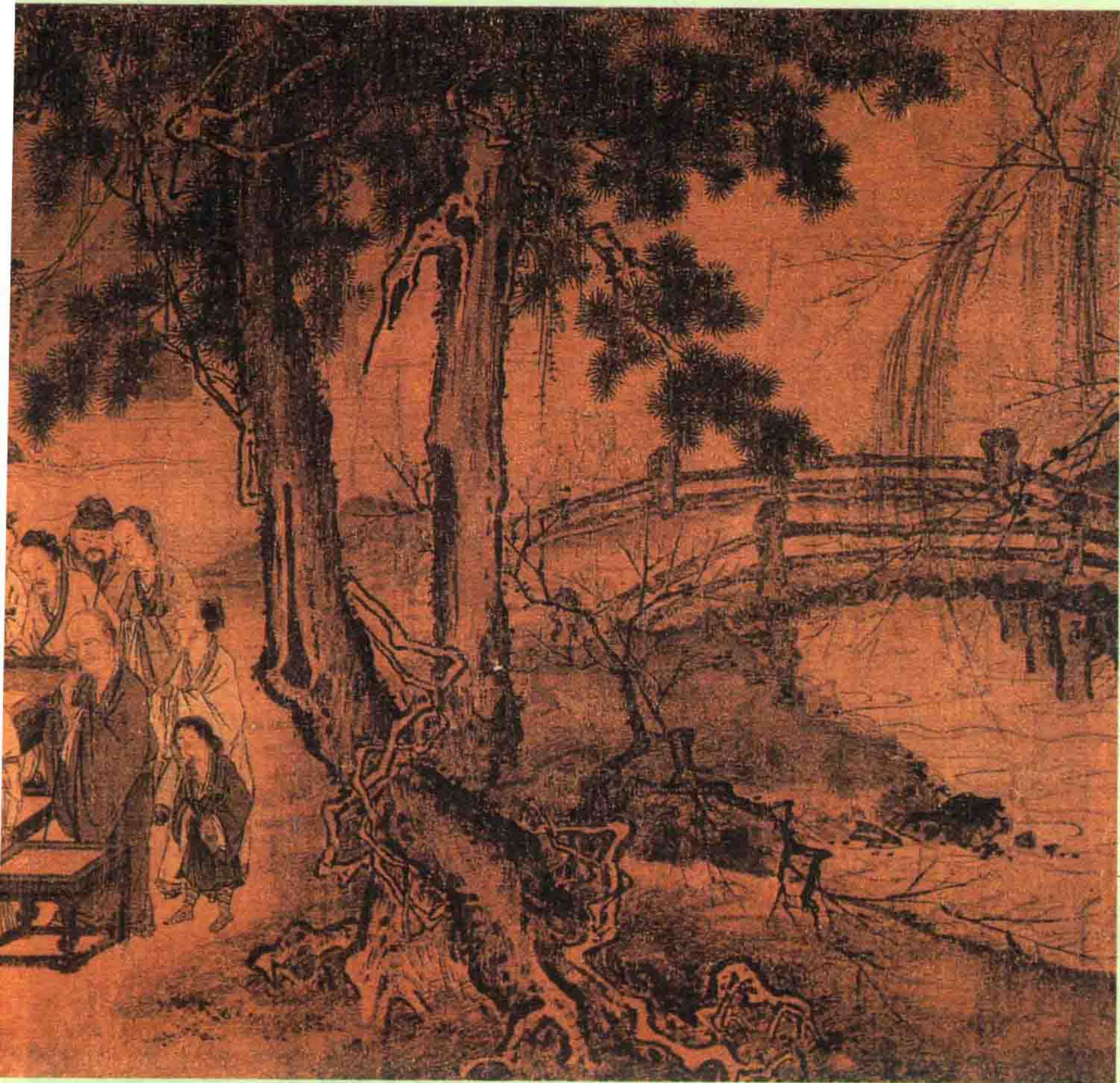
金瓯缺：两宋王朝的真实与想象 /266

尾声 访宋陵 / 293

编后记 / 301

回思
宋朝热





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在这个关于理想世界的乐此不疲的追问下，出现最多的答案是宋朝。原因很简单，宋朝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

我们为什么 爱宋朝^①

① 本文作者贾冬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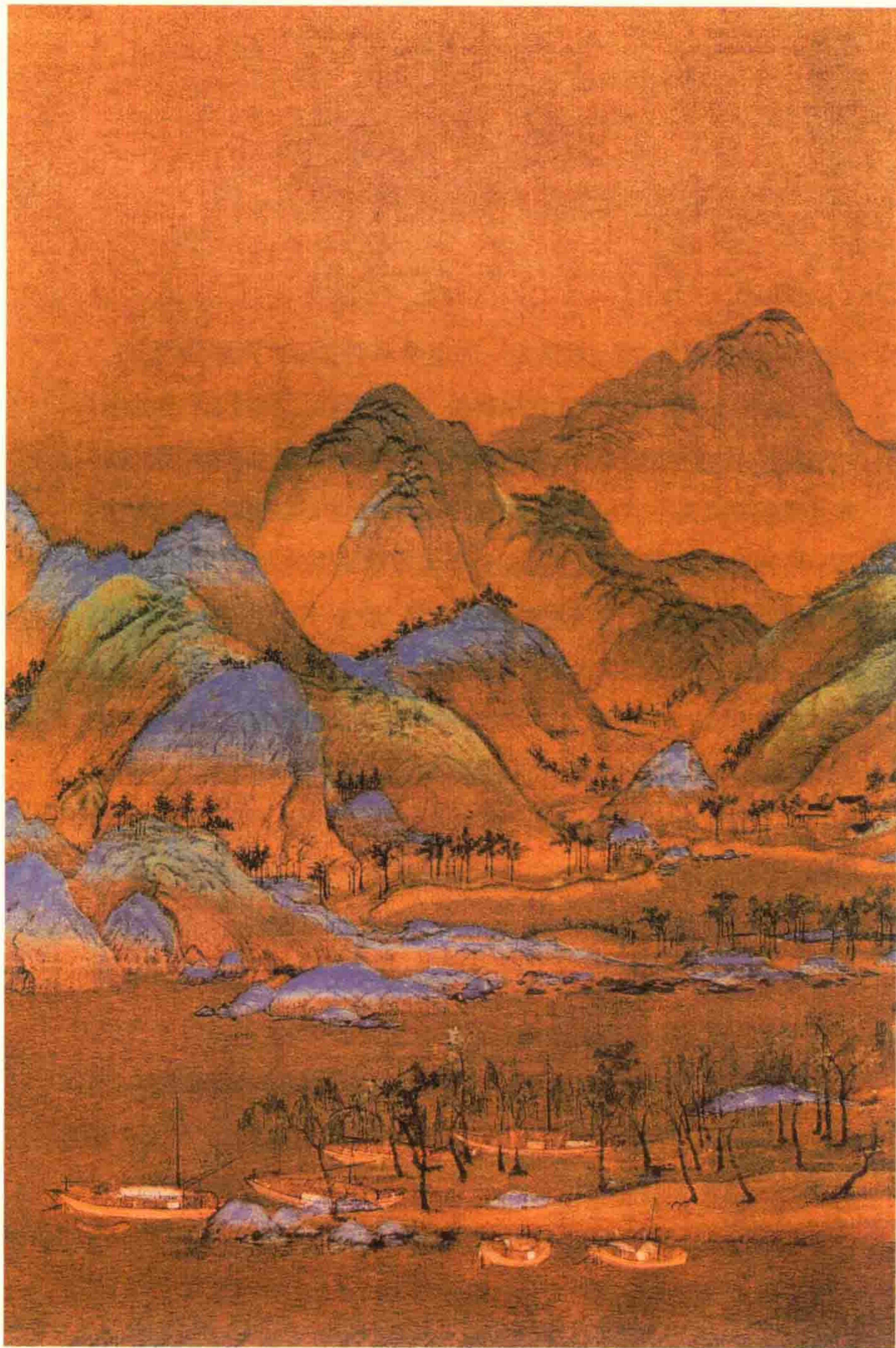
当时之盛

最直观的宋朝生活图景当然是《清明上河图》。它堪称北宋社会的“百科全图”，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杂陈，商旅云集，车水马龙，徐徐展开了一幅12世纪初北宋都城汴京清明时节繁盛的市井风俗画。“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正是孟元老写作可与画卷图文对照的《东京梦华录》的原因。

这幅画2016年秋天在北京故宫《石渠宝笈》特展上的展出曾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观看热潮，连策展方都没想到，每天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排队6个小时，大多数人都是直奔《清明上河图》而去，今人对宋朝的好奇和追慕可见一斑。

与此相对照的一幅场景，是《西园雅集图》。如果说《清明上河图》集中反映了宋朝生活“俗”的一面，西园雅集则是“雅”的象征。在北宋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是当年众多文人雅士的宴游场景，包括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蔡襄、秦观等聚集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或吟诗赋词，或抚琴唱和，或打坐问禅，形成了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圈。

身在其中的北宋画家李公麟以写实的手法将雅集描绘下来，米芾作序，“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西园雅集”是古代绘画史中的一个经典母题，后代画家多有摹本或仿作，也是宋人精神的一种延续。



千里江山图（局部）

近代的拂晓

谈起宋朝，人们常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最典型的，是教科书上常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之女邓小南评价道：“这种认识框架基本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的民族情感和反观历史的体悟；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大批海外汉学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去看宋朝，甚至形成了完全两极的评价。比如，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主张，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宋代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

汉学家们普遍认为，尽管从军事威力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繁荣程度而言，宋朝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对折一下，宋朝正好处在中间点上。很多史学家相信，在这个对折点的唐宋之交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最早提出这一观点，“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进一步阐释：“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时，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 500 年。”

理想王朝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提出，“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间的区别，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从唐到宋，是“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

从唐到宋都市景观的明显变化，最鲜明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唐代长安城坊格局井然，“坊”是居住区，四周有围墙，有两门或四门供人进出。一般人不准凿墙开设私门，也不准朝着大街开设店铺；“市”是交易区，日中击鼓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散市。宋代都城开封和临安则废除了坊市分割，允许面向大街开店，与民居混杂毗邻。城市居民“坊郭户”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法定的户籍管理分类。965 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之后完全取消，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市。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市民文化勃兴。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甚至评价：“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更深刻的背景，是一个新的阶层——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两宋时期，偃武修文，于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官体系出现了。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出身更多元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使得“寒俊”崛起。

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在山寺里面读书，带去的米不够煮饭，只能熬粥，这个粥凝结以后要切成几块，分几顿来吃。欧阳修，家里没钱买纸笔，他母亲教他写字，是拿着芦苇秆在沙地上画的。然而，这些人后来不仅是一流的学者，也是出色的政治家。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出身的官员占了官员总数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只有15%。处在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士人阶层，也是文明扩张中的重要一环。

在朝为官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渗透到民间，通过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之类的规定，通过祭祀仪式中的说唱，甚至是曲子唱词，将知识、思想与信仰迅速传播，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这些在乡不仕的士人也是文化的旗手，其“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提升，风雅遂成宋代的一时之风。

可以说，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朝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在佛教和道教的冲击下，宋代的儒学思想家们开始重新认识和理解古典思想，挖掘出了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使儒学理论更加平易近人，也因此真正深入到日常事务和私人生活。到了13世纪，儒学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①进而重塑了整个社会，形成“传统中国”的典范。

诚然，在元朝统一了中国以后，宋所代表的“近代化早春”就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回潮。不过，从近代“人心”“政俗”来看，无论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还是因循，宋代带来的影响都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中。

① 作者认为，在此之前，如汉朝，儒学只是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之一。到了宋朝，儒学才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社会等层面形成全面的国家意识形态。